不知道叫什么的小说

1. 大幕初启，江海潮生

夏末的最后一场雨来得尤为猛烈。天空上如棉枕般柔软而又宽大的阴云，酝酿着世界上声势最为浩大的力量之一。它无声无息地降下，磅礴的暴雨中亦包含着生的希望。不难想象，在这场天地的盛宴后，又会有无数顽强的生灵出现，用千万种不同的语言共同谱写生命的赞歌。

暴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雨后清新的空气中已不存在丝毫属于夏日的燥热。转凉的天气预示秋日的到来，田边的小孩玩累了，不顾地面仍然潮湿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眺望着大人们在田里来回忙碌着。连绵的碧绿中，一派欣欣向荣。秋风吹过，孩童的眼中仿佛已经看到不久后，田地里金黄色的麦浪涌动，那是农人一家生的希望。

青柳镇东头六亩田地都属老张头所有，他今年已七十有余，腿也跛了一条。体力却全然不随年岁增长而衰减，精神反而逆着老天爷似的日渐充沛。每日自晨鸡报晓前，直至夕阳落山后，常能见到他的身影出现在田间。

下过雨的田里积了不少泥水，老张头正忙于照料这些脆弱的作物。

一个年约十六七的青年趟过积水，来到老张头面前，伸手打个招呼，说道：“张叔，这场暴雨来得凶，我想着您可能需要帮忙，就来看看。”

老张头看清来人，眼里闪过笑意。手上不停，侧身说道：“陈娃子，贼老天这场雨下得也忒大，老头子一个人忙不过来啦。你可来的正好，来帮老头子把这条水道给通了。”

原来老张头的几个子女很早前就已死在了战乱中，连子嗣也未能留下。他的老伴也已去世两年。邻里同情他的遭遇，常常来帮他分担一些，起先老张头总是拒绝，但总还是拦不住这些好意，于是常常做些糖糕，送给来帮忙的人。他也因此在孩子中颇有声名，总有些小孩叽叽喳喳地来帮忙。老张头看到孩子们，枯瘦的脸上也会偷偷绽出喜悦的纹路。

青年名叫陈易心，尚在襁褓时便随父母搬来青柳镇，家里以砍柴为生。初搬来那段时间，家里受了村里人很多照顾，一次陈易心染了重病，几位村民连夜上山采下药草熬成药汤，才救下了他的性命。父母常常教导要知恩图报，是以到了能干活的年纪后陈易心总是在闲时帮助邻里乡亲。

陈易心解下背上的锄头，看了一眼开到一半的水沟，于是点了点头，加入其中。有了年轻人的加入，效率一下高了许多，老张头也不由感叹：“不服老真是不行啊，若是十年前这点小事我一个人轻轻松松就能做完。这次还好有你在，不然老头子的田可就要遭殃咯。”

陈易心不假思索道：“易心幼时，家里蒙受您与乡亲们诸多照顾。自当报答此番恩情。”

老张头看着青年在身侧劳作的身影，雨云尚未散尽，空气尚有些昏暗。他眼神一阵恍惚，忽然回想起了自己去世的儿子，心下也落寞了几分，沉默着挥舞锄头。陈易心本就不爱言语，见老张头不说话，也就继续埋头苦干。

过了一会，老张头又开口道：“陈娃子，你也成年了，是时候该娶个媳妇了。老余家雪丫头自小与你青梅竹马，也是门当户对，不如早些成婚吧。”陈易心心里一动，想起那鲜花般明媚、白雪般纯洁的女孩，脸不由红了。他抬起头与老张头对视，只见老张头眼中洋溢着慈爱。

陈易心说道：“小雪妹子很好，只是…只是总得等我爹和余叔同意了再说。”

老张头看着羞涩的少年，经过多年的往来，知其老实恳切、善良大度，只是嘴上有些笨拙，心中已将其当做自己的亲儿子一般，便道：“你是村里最好的小伙子，力气大，身体也壮实，像头小牛犊一样。最重要的是你俩情投意合，老余肯定也满意你的。他要敢拒绝，老头子我晚上就上他家灌他酒去。给他灌醉了你俩小娃子就直接成亲，看他还能怎么办。”

陈易心急忙道：“余叔一向待我很好，怎能…怎能这样。小雪妹子肯定也不希望这样。”

老张头哈哈大笑，正要接着劝，田边突然奔来一条大汉，口中喊着：“小陈！小陈！你在这吗？”

陈易心回头看去，看到大汉后回道：“倪叔早啊，有事吗？”

倪叔跳进田里，溅起一摊泥水。他侧过身，将缚在背上的木凳给陈易心看，说道：“俺家里板凳烂了，于是去你家要条木料做个新的。你爹在屋里，叫你娘给我直接拿了个板凳给我。可帮俺省了不少事了，回头在山上给你们家打两头兔子。”

大汉自顾自说了一通后，停顿了下，才想起什么似的，挠挠头道：“你爹让我找到你跟你说一声，让你回家一趟。我寻思你可能在老张这，于是就来了，你果然在。”倪叔探下身子，低声说：“你爹似乎有些身体不适，没什么事吧。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随时招呼。”陈易心点点头表示感谢，跟老张头道别后匆匆离开。

老张头望着年轻人远去的方向，喃喃道：“这孩子真像小五啊…”

倪叔看老张头愣愣地站在那里，那位一向坚韧的老头似乎陡然被岁月抽去了脊梁，挺直的身板也略微佝偻了几分，不由问道：“张叔，怎么了吗？”随即忽然醒悟道：“是不是小陈把你家的锄头拿走了，没家伙用了。我家离得近，正好有个闲置的，给您拿过来？”

老张头回过神，无奈地瞟了大汉一眼，拾起倒在一旁被泥水淹没的锄头，用更小的声音自言自语道：“为啥总感觉之后再也见不到陈娃子了…咳咳…人老了，天天胡思乱想…”

陈易心匆忙赶回家，一手推开木门，幽深的黑暗扑面而来。他在门口顿了顿，屋里传来一阵轻咳，随后一个略显中气不足的声音道：“易心，进来吧。我已无大碍，只是暂时见不得光。”

陈易心迈步走入房中，微微掩上房门。房间并不大，没有点烛，几处开的小窗也被封死。他顺着记忆摸黑走到床边，隐约看到父亲躺在床上，母亲坐在一旁。她开口招呼道：“心儿，你父亲的病只是旧疾突发，现已好得差不多了。”声音略颤，陈易心只当是父亲苏醒，母亲心里激动，并未多想。

陈父忽打断道：“行医的鹊大夫来过一趟，他开了个方子，服了后修养几天就会好了。不过现在还差了几味药，村里也没有储备。我记得你之前找到了处药谷，那里应当都有。我不便行动，就交给你了。铃儿，把单子给他吧。”

自陈易心能挥动斧头起，陈父便对他要求严格。教会他砍树的方法后常常要求他独自上山伐树，告诉他不能忘了祖上传下来的手艺。在严苛的训练下，陈易心的体魄完全不输于村里的任何一个汉子。这处药谷也是他曾经一次偶然发现的，谷内各种药草都有。陈易心在独自上山前也得到父亲的指导，能够辨析一些常见的草药，于是经常到谷中采集一些药草以备不时之需。

陈易心犹疑间，母亲已递过了一张纸。在门外光芒映照下，陈易心看到纸上写着十几行小字，略略一瞥，大概都是曾在那山谷中见过的。他犹豫片刻，开口道：“父亲…您的病…”停顿一下后，续道：“…没事了吧？”

陈父闻言，勉力从床上支起身子，宽厚的手掌拍了拍儿子，道：“已经没事了。只是从此之后，我的身体就不足以上山了。你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这次是对你的最后一个考验，若是你能够找齐这些草药，就意味着你已经是个足以独当一面的汉子了，足以支撑起你的家庭。”他指了指床边的墙，墙上面挂着一柄套在皮革包里的斧，随后道：“这次，你带着我的斧头去，回来后，这家伙就传给你了。你就是老陈家第二十七代传人。”

陈易心心里一动。父亲曾数次说过，这柄斧头是从陈家先祖一直传下来的，只有每一代最优秀的传人才有资格使用。以前，它都只有父亲才能使用，因此陈易心一直对其十分敬重。如今，这柄象征传承的斧终于将要传到他的手中，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。

陈易心将斧子从墙上取下，从包中拔出。与想象中不同，这件完全由金属融成的器具入手并不沉重，只和平时使的木斧重量相似。捏紧斧柄，其上有几道细微凹陷的纹路，正好可让手指嵌入。斧面在寸许微光映照下，闪烁着寒芒。陈易心握着冰凉的斧子，心头的炽热却难以抑制。

陈父轻轻推了陈易心一把，陈易心转过头，看向父母。陈母将纸条和一个装着干粮的包递给他，拍了拍儿子的手背，道：“孩子，去吧！去走上你的道路，奔向你的未来吧！”

陈易心含泪收回手，他似乎克服了胆怯，大声问道：“父亲，母亲，我喜欢小雪妹子很久了，这次回来，我可以娶她为妻吗？”

黑暗里，父亲坚定的声音传来：“孩子，从此以后，你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了，你想做什么，不做什么，都由你来决定，不要再依赖我们了。但你记住，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做了什么，我们会永远支持你。去吧，心儿！”

陈易心点点头，将斧子及包背在背上，大步走出了屋门。强烈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，他回过头，看向那片温暖的黑暗，随后转身，走入光明，身影消失在明亮的远方。

陈母沉默着关上房门，屋里再次陷入了死寂。过了片刻，断断续续的哭声刺破了安静。

陈母的眼睛里不知何时已积满了晶莹的水珠，她伏在塌边，努力抑制着悲伤。

陈父轻轻地抚摸着妻子的长发。曾经，在这满头青丝尚短之时，他们就曾相偎相依，度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。而今，发已枯，花容亦不复。他轻叹一声，道：“铃儿，这些年，苦了你了。”

陈母的话语在呜咽声中挤出：“龙哥…心儿真的不能和我们一起走吗…当年我们并肩就能对抗整个江湖…所有想杀我们的人最后都死了…我们一定能护住他的…”

陈父的手捋过发梢，沉声道：“心儿的性格你知道，他若是跟着我们，只会害了他。只有让他摆脱你我的阴影，走出自己的道路，才是对他最好的结果。况且，葛老的能力和为人你知道，将心儿交给他你和我都放心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把那些贼子尽数挡下，不让他们有机会再将心儿拖入漩涡。”

陈母哭声渐息，她抬起头，目光与爱人相对：“龙哥，你已经下定决心了？”

陈父点点头，从床上轻轻翻下，披好衣服：“嗯，既然过去的仇人阴魂不散，那就让天下再次想起你我的名字。”

陈母拭去泪水，眼眸中绽出坚定，那是被遗忘了许久的，一名侠客才拥有的舍我其谁的意气，而其中又融入了几分属于母亲的温柔。她从角落取出两柄长斧，收敛起悲伤，握住陈父的手，道：“嗯，就让那些伪君子想起诡蝠邪侣吧。”

那一日，一个少年奔入江湖，一对侠侣重归江湖。一幕大戏，在一场暴雨后缓缓拉开。